

西南民俗文獻 第四卷

中國西南文獻叢書

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

中國西南文獻叢書・第四輯

西南民俗文獻

第四卷



330007
本輯主編：駱小所

副主編：羅驥

陳斌

高國華

本卷目錄

西南夷風土記	〔明〕朱孟震撰	一
蜀語	〔明〕李實撰	一五
益部談資	〔明〕何宇度撰	六五
百夷傳	〔明〕錢古訓撰	一五九
白國因由	〔清〕寂裕撰	一七五
西藏記	撰人不詳	二三九
滇黔土司婚禮記	〔清〕陳鼎撰	二九七
維西見聞紀	〔清〕余慶遠撰	三二三
楚峒志略	〔清〕吳省蘭撰	三三一
滇南新語	〔清〕張泓撰	三三七

峒谿織志

〔清〕陸次雲撰

三六九

【明】朱孟震 撰

西南夷風土記

《西南夷風土記》，明朱孟震撰。孟震字秉器，新淦人。本書據一九三五年中華書局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排印清曹溶輯刊陶越增訂《學海類編》本影印。原書尺寸十八點三乘十三點五厘米，版框尺寸十四點二乘九點三厘米。

序

西南夷。漢武帝時已通中國。蜀漢中復叛。武侯定之。晉魏唐間。或叛或復。宋則以玉斧畫瀘水。遂與之絕矣。元奄有西域。乃復尉焉。國朝兵平六詔。諸夷納土。乃各因其酋長。立爲宣慰。安撫等官。俾自治其地。以時時貢賦。曰車里。曰老撾。曰木邦。曰八百。曰孟養。曰緬甸。所謂六宣慰國初舊封也。曰南甸。曰干崖。曰隴川。曰孟密。三宣撫。一安撫。正統時。麓賊思任父子作亂。王靖遠討平之。遺孽播迤迤西。靖遠請其樂地封有功也。擺古舊得稜地。古剽國。夷言朱閣婆。又謂之朱波國也。處南海之濱。遠在諸夷之外。自古不通中國。晉魏間。傳聞永昌西南三千里。有剽國。君臣父子長幼有序。唐貞元中。王雍羌開南詔。畢牟尋歸唐。有內附心。隨遣弟悉利福城五難陀。獻其國樂。至成都。劍南節度使常樂。復譜次其音聲。以獻。于是始與中國通。頃歲師克隴川。獲莽人猷。得其樂器。形類箜篌。其聲和。其音哀。聽之凄然。得非兵戈亂離。音隨世變也歟。莽瑞體。緬甸宣慰之裔也。先時麓賊父子。皆爲緬縛獻。後燭火復熾于孟養。遂與緬世相仇殺。嘉靖閒。差官勘處。竟不思其原。爲討賊效。以挑鄰釁。乃取其金牌符信而還。瑞體遂窮無所歸。逃于盤古。動心忍性。修行學佛。得陵子無主。聞其賢。迎立爲噠喇。噠喇者。華言公道主人也。各夷分境而治。風土旣殊。氣習頗異。而勇怯情僞。不能無差別焉。草木禽獸。尤互有異同也。咸據見聞而載記之。以備事經略務該博者考云。

西南夷風土記

明 新淦 朱孟震秉器 著

天度二月春分日。當出卯氏十六度。而出房一度。當入西昂一度。而入胃十六度。較之中州。似稍過南。夜觀斗極。乃在子癸之間。又似少偏。其地蚤暮。霧靄薰蒸。烟霞掩映。夏秋多雨。春冬少雪。晴霰冰霜。則絕無矣。風常溫而不清。月常昏而不朗。雖深冬。雷不收聲。電不藏光。常于大營中。見大星。白而芒。燭地有光如月。墜于某氏之家。詢之。乃虫光也。

風氣四時皆熱。五六月水如沸湯。石若燦金。三宣蠻莫迤西。木邦。茶山。黑麻。皆瘴癘毒惡。緬甸。八百。車里。老撾。擺古。雖無瘴而熱尤甚。華人初至。亦多病久而與之相習。癸未歲除之日。師度沙木籠山。聞杜鵑聲。次日則甲申元旦也。次日宛見綠草飛蝶。已而軍莫蠻。夷人日獻青豆。紫茄。匏瓜之類。蓋地氣四時如春夏也。

地理總諸夷而度。六千餘里。東通中國。南濱海。鄰暹邏界。西抵西洋。大小古喇。赤髮野人。小西天。去天竺佛國一閒耳。北接羌戎吐番。但山則懸崖峭壁。河則黑水弱流。遙見隔崖。粉牆廬舍。儼然車馬往來。而世莫能通焉。亦不知爲何地也。

山川原派。皆起自崑崙。東山自騰冲分水嶺。西山自迤西鬼窟。而對峙南下。分枝衍派。遵海濱而止。金沙江自迤西南流。索于兩山之間。會檳榔。大盈。龍川。喇乃。木邦。虎人。溫板。諸江之水。達于南海。三宣孟

密木邦、緬甸、八百、車里、撰古、俱在江東。迤西大小古喇、迤邏、則居江之西也。山澗多蝮蛇、孔雀、其水多毒。蒲葦之外有毒泉、鳥獸飲之、無不卽死。毛骨積泉傍者、不知其幾許也。緬甸有江名粘利、其流百折、其水鹹黑、人馬皆不敢行飲。旋過此、同回夷汲水以濟其渴。夷中溫泉最多、炎荒地氣使然也。

草木暢茂、蓋居民稀少、斧斤不加、牛羊鮮牧故耳。山多巨材、皆長至數百尺、木至四五十圍者、所可識者、杉、楠、栲、櫟、榆、楓、數木而已。餘皆入眼、平生未曾見者也。緬甸所屬地名孟浩、有樹葉如車蓋、彼土民取之、代瓦蓋屋。茶山光腦產魚、古竹節長丈餘、蠻莫山中木多連理、潞江以外、道傍草皆白相糾結、謂之揪頭、瘡發則如此也。迤西溪壑之間、有草如蘭、吐穗開花、狀如胡蝶、卸則隨風飄颺、直上爲眞蝶矣。附于高木、仍爲花、結子可噉。緬甸有山名波羅、四面皆絕壁、獼猴亦不能升。崖頗有莫結子、纍纍相貫。土人于崖下誦經禮拜、其子自墜、抽去其心、引繩穿之、則數珠也。緬甸金塔寺、有佛果樹、結實類人頭也。芭蕉、檳榔、實如盃而尖、味皆香美、取以供佛。雍命海中水草蔓生、實如雞頭苞、時至其苞自裂、內皆小魚迸出。彼土人視草之疏密、卜魚之多寡、等練之下、溪不盈大溪之內、竹皮輒如麻、折而爲縷、可供索、絢織履之需。溪之外、則枝節剛勁、以之作弓弩、堅勝骨角。溪以東惟一年一穫、以西則歲兩告成、咫尺迥異、地氣所鍾、固如是也。

鳥視中國之所無者、鸚鵡、孔雀、獸視中國之所無者、象也。然夷中鳥亦無雁、雉、獸亦無狐、而白鵝鳩、又中國之所無也。夷中燕語嗟查、不若中國之呢喃足聽。緬甸有鳥四足、肉翅大如鵝、其鳴似鶴、能飛而

不能遠其雛胎生。飛行則負雛于背。不踐稼穡。不食生蟲。殺之必見不祥。故千百爲羣。人亦不敢相害也。去騰冲五十里。地名緬箐。近出二獸。大如駱駝。毛碧綠色。獅首象蹄。牛尾。有齒無牙。頂心肉角隆起。見人則伏地而鳴。亦莫通其意。土人殺一誤以爲麟。白于陳州守。取皮視之。非麟也。命藏于庫。其肉暴露數日。全無臭穢氣。蠅蚋不附著。亦誠可異。傳聞先年八百見此。隨與莽酋搆兵。大略非惡獸。亦非嘉瑞也。畜產亦與中州不殊。惟雞差小好鳴。其音淒切。凡夷人死無噍類。牛、馬、豬、羊、雞、犬皆以爲鬼。人不敢收。縱之于野。聽其孳生。是以山多野畜。

魚之所同者鯉。鯽餘皆不可識別。大盈金沙之內。其魚甚多。見人馴擾。不必網釣。舉手可得。大者數十百斤。但味薄。不若武昌魚之旨。且嘉也。昆蟲蚱、螻、蝸、蟻之類。夷人皆生啖。云解煩熱。有蟲曰隊。隊者。形如壁蝨。生有定偶。斯須不暫離。夷婦有不得于夫者。飼于枕空中。則其情自翕合。土官目把富夷之妻。皆不惜金珠易之。莽酋城濠內畜有異魚。身長數丈。嘴如大箕。以尾擊物食之。閑以重柵。恐其逸出。傷人。每日以獐、豬、羊飼之。緬人名爲龍。殆鱷魚之類也。歟。江頭馬高魚大如牛。蝦大如鴨。老撾一番僧。駐錫水涯。水內白龜長闊丈餘。僧每誦經。龜必出聽。僧若出遊水陸。背乘往還。至今尙存。僧固高僧。而龜亦神龜也。

五穀惟樹稻。餘皆少種。自蠻莫之外。一歲兩穫。冬種春收。夏作秋成。孟密以上。猶用犂耕栽插。以下爲耙泥撒種。其耕猶易。蓋土地肥腴故也。凡田地近人烟者。十墾其二三。去村寨稍遠者。則廼然皆曠土。

夏秋多瘴。華人難居。冬春瘴消。盡可耕也。若待營堡既固。地方稍富。募彼熟夷。給以牛種。擇厥田之上者。每歲冬春。屯種一番。可以代轉輸之勞也。事經略者其善圖之。緬甸所屬地方。名板楞。野生嘉禾。不待播種。耘耨。而自秀實。謂之天生穀。每季一收。夷人利之。

種類曰阿昌。曰百夷。曰老緬。曰蒲人。曰撣人。曰剽人。曰杜怒。曰哈喇。曰古喇。曰得稜子。曰遮些子。曰安都魯。曰牛噠喇。曰孟良子。曰赤髮野人。女多男少。蓋西南坤極也。貧者亦數妻。富者亦數十。官舍目把。動以百計。三宣官目。蓄髮加冠。六宣土官舍把。亦惟禿頭。戴六舍五彩尖頭夷帽。其餘部夷。男髡頭。長衣長裾。女堆髻。短衣桶裙。男女無貴賤。皆穿耳。徒跣。以草染齒成黑色。緬人男女。自生下不剃頭髮。以白布纏之。陽物嵌緬鈴。或二或三。三宣六慰酋目。亦有嵌之者。男子皆黥其下體成文。以別貴賤。部夷黥至腿目。把黥至腰。土官黥至乳。塗體男以旃檀。女以鬱金。謂極黃爲美。自阿瓦以下。女色亦多豔麗。濮水關外有寺。緬夷男子。駝頭。驍勇。女亦便捷。夫死則髡其頭。不再適。得稜子。男駝頭。不著上衣。下體以尺布蔽之。女蓄髮。亦不著上衣。止以花帨圍腰下。安都魯。遮些子。皆迤西遺種。男子藤盔藤甲。不畏刀鎗。女子上下圍以花帨。手束紅藤爲飾。牛噠喇。男戴黑帽。有鬚者剃之。止留左畔一縷。無鬚者引髮下繫于顙。以當之。古喇。貌極醜惡。上下如漆。男戴黑皮盔。女蓬頭大眼。見之可畏。孟良子。性猛好鬪。徧體黥以花草魚鵲。其餘車里八百。老撾。總而名之。皆曰百夷。男女與六慰不異。服飾多與緬同。赤髮野人。無部曲。不識不知。熙熙皞皞。巢居野處。遷徙不常。狀類山魃。上下以布圍之。猿猴。麋鹿。皆與之遊。蓋

與禽獸幾希也。蒲人、僊人、阿昌，乃在邦域之中，雜華而居，漸變于夏，閒有讀書登片泮，納粟爲吏承者矣。

飲食蒸煮炙燂，多與中國同，亦精潔可食。酒則燒酒，茶則谷茶，飯則糯糲，不用匙筯，以手搏而嚼之。所啖不多，筋力脆弱，自孟密而下，所食皆樹酒。若櫟樹，葉與果房皆有漿可泄，取飲不盡，煎以爲飴。比蔗糖尤佳，又有樹類枇杷，結實頗大，取其漿煮之，氣味亦如燒酒，飲之尤醉人。又以竹筴爲醋，味頗香美，惟啞酢臭惡，不堪食矣。

所居皆竹樓，人處樓上，畜產居下。苦蓋皆茅茨，緬甸及擺古城中，咸僭蓋殿宇，以樹皮代陶瓦，飾以金，謂之金殿。炎荒酷熱，百夷家多臨水，每日侵晨，男女羣浴于野水中，不如此則生熱病。惟阿昌枕山棲谷，以便刀耕火種也。

婚姻不用財，舉以與之。先嫁由父母，後嫁聽其自便，惟三宣稍有別。近華故也。其餘諸夷，同姓自相嫁娶，雖叔姪、姊妹有所不計。莽著娶莽瑞體之女，叔娶姪也。著女嫁莽應理，妹適兄也。夷狄禽獸大略如此。

治理多如腹裏土司，其法惟殺戮與罰贖二條。事情罪重者殺之，餘則量所犯之大小，爲罰之輕重也。緬人崇佛教，凡罪人顧舍身爲僧者，卽止不治。莽瑞體治亦尙寬，有人犯法當死，亦不加刑，惟乘以小舟，量載飲食，置于海洋之外，聽其漂沒自盡，閒亦有遇救者，然終不敢返故土也。應理性極慘刻，凡有

罪者，羣埋土中，露頭于外，以牛耙之，復覆以柴草，舉火焚之。彼自縱觀以爲樂。江頭城外有大明街，閩、廣、江、蜀居貨遊藝者數萬，而三宣、六慰被擄者亦數萬。頃歲聞天兵將南伐，恐其人爲內應，舉囚于江邊，縱火焚死，棄屍蔽野。寒江諸夷所以叛彼來歸者，皆由其殺戮太過，有以驅之也。當時肯從各酋長之請，王師進至孟密，應理之頭懸于麾下矣。主將昧于大計，有識徒爲扼腕也。

治生男耕稼，女織紉，土地肥饒，米穀、木絲皆賤。故夷中無飢寒告乏者。男反好閒，女顧勞力。治外負戴貿易，以贍其夫。蓋女壯健而男萎靡也。

俗尚佛教，寺塔徧村落，且極壯麗。自緬甸以下，惟事誦經，俗不殺牲，所以鳥獸與人相狎。凡有疾病，祝佛以僧代之。或一年、二年、三年，募人爲之。準古城江心一山，頗奇，上有金塔大寺。唐僧曾寄宿焉。緬甸別有支更城，上建二塔，以金飾之。其下大小寺不可數。猛別城有金塔二，金飾寺數區。別有妖精洞，可望而不可到。都魯濮水關有唐僧曬經臺。溫古城有金塔寺，塔如阜。周圍有金飾殿四千間，懸寶旛，皆木刻，以金飾之。塔點萬年燈，塔頂遙望莽會城。如在指掌。又別有金飾塔，寺中懸莽會像，廣額大耳，扁目闊頤，貌頗魁梧，纏以布，色尚青，長衣綠錦，不揮跣足。聽往來者觀之。寺之四旁有池，有園，芙蕖花卉，四時咸秀。板古有河，名曰流沙。唐僧取經故道，貽記甚多。城中有積金臺，臺下池，池內有五色芙蕖，四時不絕。亦有曬經臺，歇涼樹，妖魔洞。緬人稱爲西方極樂世界。

交易或五日一市，十日一市，惟孟密一日一小市，五日一大市。蓋其地多寶藏，商賈輻輳，故物價常平。

買易多婦女。無升斗秤尺。度用手。量用羅。以四十兩爲一載。論兩不論斤。故用等而不用秤。以銅爲珠。如大豆。數而用之。若中國之使錢也。

城郭有雉堞而無樓櫓。孟密、準古、緬甸、普坎、得亞、洞吾等溫、白古、馬高、江頭皆古城也。惟擺古乃莽酋新築。然高者不過十餘尺。大不過三數里。惟緬甸、擺古、江頭差宏闊耳。普坎城中有武侯南征碑。緬人稱爲漢人地方。江頭爲門十二。東入者東出。西入者西出。南北如之。或出入不由故道者罰之。夾道有走廊三十里。至擺古等溫城。每日中爲市。市之周圍亦有走廊三千餘間。以避天雨。

器用陶瓦、銅鐵。尤善采漆畫金。其工匠皆廣人。與中國侔。漆器貯鮮肉數日。不作臭。銅器貯水。竟日不冷。江海舳艫與中國同。擺古江中莽應理僭用金葉龍舟五十艘。中設金花寶座。目把所乘皆木刻成象頭、魚頭、馬頭、鴨頭、雞頭等船。亦飾以金。同閹器畫甚華麗。部夷船亦如之。但不以金飾也。海水日潮者二。乘船載米穀貨物者隨之進退。自古江船不可數。高者四五尺。長至二十丈。大桅巨纜。周圍走廊常載銅鐵盜器往來。亦閩廣海船也歟。

歲時三宣六慰皆奉天朝正朔。擺古無歷。惟數甲子。今亦竊聽于六慰。頗知旬朔矣。

禮節不知揖讓。見人惟掌作恭敬狀。凡見尊貴有所稟白。必俯伏盡恭。子之于父。不命坐。不敢坐。侍側亦不敢怠忽。古傳父子君臣長幼有序。此其遺風也歟。

邪術三宣有曰卜思鬼。婦人習之。夜化爲貓犬竊入人家。遇有病者。或舐其手足。或嗅其口鼻。則攝其

肉睡于水中，化爲水蝦，取而貨之，蠻莫之外有曰地羊鬼，髮頭黃，眼面黑而貌陋惡者是也，能以泥土沙石換人及牛馬五臟，忤之必被其害。初聞以爲怪誕，後軍蠻莫威遠營有火藥匠與夷人鬩，已而病沒，其兄焚之，滿腹皆泥沙，軍回過張擺箐，見道傍二屍如蛻蟬，詢之，乃思鬼所攝者，始知二說皆不謬也。卜思鬼，惟狗可以碎之地，羊鬼貼身服青衣，自不能相害，凡入夷者不可不知也。

土產：孟密東產寶石，產金，南產銀，北產鐵，西產催生文石，芒市亦產寶石，產銀，孟良、孟璉亦產銀。迤西產琥珀，產金，產阿魏，產白玉，碧玉，茶山產綠玉，干崖產黑玉，車里產貝，緬甸西洋出大布，而夷錦各夷皆出，惟古喇爲勝。象牙諸司皆產，獨老撾居多。象牙供器，阿魏入藥，與大布、夷錦固皆非棄物，然非象牙豈無以適用？非阿魏獨不可治療乎？中國之吳棧、越羅、溫厚華美，可衣可裳，又何取于大布、夷錦哉？至若寶玉、琥珀，寒不能衣，飢不能食，取用不無騷擾，商販未免通夷，已蒙撫臺禁革，旣峻邊關之防，復抑華侈之風，誠得大體矣。

戰鬪惟集後陣，知合而不知分，每以鳥銃當前牌，次之槍，又次之象，繼槍後短兵旣接，象乃突出，中華人馬未徑習練者，見象必驚怖辟易，彼得乘其亂也。破之之術，必設疑以分其勢，設險以斃其象，出奇以搗其堅，橫冲以亂其陣。夷中本肥弱，恃象以爲強，能曉破象之訣，則夷兵不足敗也。火籠、火磚、火毬、火箭、噴筒、霧砲、九龍六龍桶，皆破象之長技，然施放必得其法，攪地龍、飛天網、地雷砲，尤殺象之巧術，而布置自有其方，誠能講究，得其妙用，可以挽南滇滌炎荒之虐焰，播蘇薰，掃紫塞之瘴烟，何必扼蠻